

人们,这种最基本的确定性在方法论上是贫瘠的;因为我们并不具备关于理念或个体灵魂的本性和形式的绝对知识,理念凭借后者变得可操作和有效。“不可能根据灵魂的活动要遵循的普遍法则来确定先验性;它们必定要通过把一切回归于经验才能够被发现……”。^①因此,实际的心理学所需要的假定,是心身二元论和解释心身之间相互作用的机械论;而实际的心理学的任务,则是阐明这种包含心身相互作用的机械论,以及为控制这种活动而构想的法则。最终的实施能力或灵魂,一定会被假定为在场的,但其本性却仍是实际的心理学无需深究的神秘东西。为了“……预言一种来自给定情况中的特定事件的表象,我们也没有多大必要去掌握真正的动态力量……;只要人们知道实际上支配着他们的组合表象的诸多法则的运作方式,这就足够了。”^②

然而,洛采对形而上学传统的过分偏执,导致他无法对心理学处于这种描述性的和相互关联的水平表示满意。心理能量的生成问题,以及其在精神生活不同方面所显示出的真正力量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同时它导致洛采把灵魂的存在断定为从精神生活的事实出发的一项必然的推理。作为一种统一性观念的灵魂学说,它表现为由不同的心理活动所体现出的能量的整体,并为心理现象和心理—生理现象提供了一个意义的终点。灵魂的本性的判定是理性心理学的任务,是“所有存在和过程的科学”。洛采诸多观念表面上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特征,源于其有意将理性心理学中推测出的结果和实际的心理学中经验的事实相混合。

细心阅读威廉·詹姆士心理学著作的人会意识到,除了为延续应用心理学的“纯粹性”而进行的更苛刻的尝试之外,上文概述的立场与詹姆士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在19世纪90年代,詹姆士与洛采最忠实的美国门徒莱德(G. T. Ladd)就心理学的目标和方法问题展开了争论,这次争论为詹姆士提供了反复有力地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③虽然詹姆士对其立场进行的反复阐释,看起来像是对洛采思想的否定,但詹姆士却从未成功地从他所吸取的洛采的思想中摆脱出来。

在很多段落中,詹姆士以毫不含糊的术语力主一种纯粹的自然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简明教程》的导论部分,詹姆士要求心理学按照如下假说来进行研究:“心理活动可能完全等同于大脑活动的一种功能,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心理活动之于大脑活动如同结果和原因的关系”。在《心理学原理》的序言中,詹姆士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方法论前提:“这本书……主张,在大脑受限的条件下,在心理学已经确定各种不同思想或感觉的经验相关性时,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即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他建议道:“我们需要现实的人公平、公正、明确地摒弃如灵魂、先验自我……等等这样的问题;需要哲学家有公平公正的决心将这些问题置于心理学之外。”^④

然而,詹姆士与洛采一样,也受困于形而上学。尽管他更加直言不讳地要把形而上学从心理学中驱逐出去,尽管他在实际这样做的时候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并不比洛采所做的强多少。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本身就可能蕴含着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詹姆士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非常努力地消解其公开宣称的方法和学说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意蕴。他

① Rudolf Hermann Lotz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Leipzig: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52, p. 160.

② Rudolf Hermann Lotz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Leipzig: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52, p. 5.

③ William James,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I*, New York: Henry Holt, "preface", 1890.

④ *Phil. Rrv. I*, 1892, pp. 149-150.